

闽语和吴语中“若”字的疑问代词用法

秋谷裕幸（日本・爱媛大学）

提要：本文论述了闽语和吴语当中“若”字的四种疑问代词用法，即：问数量、哪、什么、怎么。我们从地理分布以及闽语里的韵母读音能够推测问数量的“若”代表了最古老的用法。在“若问数量”分布区的外周分布着“若哪”和“若什么”，应该代表了晚于“若问数量”的用法。

关键词：闽语，吴语，疑问代词，若，药韵

一 前言

疑问代词“哪”源于“若”。首先提出这个观点的大概是章炳麟。《新方言·释词》说：“若者不定之词也。物不定则言若。……今语亦作那。”后来，吕叔湘（1947/1955、1985：246-247）和张永言（1960/1999：73、2015：53）都肯定了这个观点。¹

作为疑问代词的“若”也分布在闽语和吴语。但它的实际音值往往和 *nǎ* 很不一样。本文整理、分析闽语和吴语中“若”字的疑问代词用法及其语音形式并讨论几个相关汉语史的问题。“哪”也来自“若”。本文的讨论不包括与“哪”有直接继承关系的疑问代词，只讨论没有经历过“哪”的阶段而直接来自“若”的疑问代词。一般的情况下，根据有无介音 *i* 或者它的痕迹来判断与“哪”之间的继承关系。

二 问数量的“若”

沿海闽语，即闽东片、莆仙片、闽南片、雷州片以及琼文片一般用“若”字问数量。“若”相当于“多少”或“多远”的“多”。本章主要讨论表示“多少”的词。下面问数量的“若”写作“若问数量”。由于是很常用的疑问代词，所以“若问数量”的读音往往发生例外性语音演变，与《广韵》入声药韵“而灼切”不对应。

2.1 闽东片

福州方言“多少”说“若夥”[*nuo⁵²uai²⁴²*]²。后字“夥”表示“多”。《方言·卷一》：“凡物盛多谓之寇，齐宋之郊、楚魏之际曰夥。”参看 Jerry Norman（1983：204）、梅祖麟（2002：15-17）。一百多年前的福州方言则说“若夥”[*nioʔ₂uai²*]，还保存着“若”的喉塞尾。闽语都用“箸”表示“叶子”。“若”和“箸”在早期福州方言中同音，都读[*nioʔ₂*]。

Diccionario Español=Chino, Dialecto de Fu-an（《班华字典—福安方言》是一部用闽

¹ 梅祖麟（1986：403）则认为“哪”来自“若何”的合音。

² 梅祖麟（2002：17）说：“我们猜想‘若夥’是受了‘几多’的影响而产生的。”也参看梅祖麟（1999：29-30）。

语闽东区福宁片福安方言解释西班牙语的大型词典，在 1941-1943 年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 “Don Bosco” School 出版。该字典所记录的福安方言 “多少” 说 “若夥” $n\ddot{u}i^6 ou^4$ ，实际音值当为 $ny\dot{i}^6 o^2$ 。“箸” 标作 $n\ddot{u}i^6$ ，实际音值当为 $ny\dot{i}^6$ ，与 “若” 同音。关于《班华字典》，参看秋谷裕幸（2012）。

不过，像早期福州方言或早期福安方言那样 “若问数量” 的规则读音，在现代闽东片方言当中相当少见。“若夥” 的 “若” 和 “箸” 在绝大多数的现代闽东片方言中不同音。主要是因为闽东片二字组的前字要发生连读变调，而且 “若” 是常用疑问代词，常发生例外性的语音演变。下面举出一些例子：

	若夥	箸
古田杉洋	$niu^{44} ua^{21}$	$ny\dot{o}^7$
宁德九都	nuo^{41} 合音	$ny\dot{i}^2$
霞浦长春	$ni\eta^{44} \eta ua\eta^{224}$	$n\dot{o}^7$
福鼎白琳	$ni^{33} ua^{33}$	nio^{45}
寿宁南阳	$ni\eta^{44} \eta ua^{44}$	$ny\dot{o}^7$

古田杉洋 “多久” 说 “若口” $[ny\dot{o}^7 \dot{o}\eta^{21}]$ ，此时 “若” 和 “箸” 同音，应该是原来的读音。宁德九都的 $[nuo^{41}]$ 是 “若夥” 的合音。霞浦长春和寿宁南阳的 “若” 都带有鼻尾 $[\eta]$ ，有可能 “若” 原来读作 $*ni^{44}$ ，与福鼎白琳的 “若” 一致。后来接着发生了例外性语音演变，变为 $ni\eta^{44}$ 。这两个方言里 “夥” 都有 $[\eta]$ 声母。匣母读 $[\eta]$ 也是特例，大概是受到了前字 “若” 之鼻尾的同化而增生的成分。霞浦长春的 “夥” $[\eta ua\eta^{224}]$ 的鼻尾 $[\eta]$ 只好认为是例外性语音演变 $*\eta ua^{224} > \eta ua\eta^{224}$ 的结果。总之，我们可以推测这样的演变过程： $ni\ u a$ （福鼎白琳） $> *ni\eta\ u a > ni\eta\ \eta ua$ （寿宁南阳） $> ni\eta\ \eta ua\eta$ （霞浦长春）。

闽东片当中，浙江泰顺三魁方言 “多少” 说 “几粒” $[ky^{455} l\dot{e}\eta^{43}]$ ，与众不同。这无疑是受到了周边吴语瓯江片之影响的结果。比如，温州方言 “多少” 说 “几粒” $[ki^{45} l\dot{e}^0]$ 。苍南县蛮话则说 “几口” $[t\dot{e}y^{35} di^{11}]$ 。虽然后字的来源未详，但是前字 “几” 应该也受到了瓯江片的影响。

2.2 莆仙片

以下是莆田黄石方言和仙游方言中 “若夥”、“箸” 以及 “汝你”、“二” 的读音：

	若夥	箸	汝你	二
莆田黄石	$ti\dot{a}u^{51} ua^{21}$	$ni\dot{a}u^{224}$	ty^{332}	ti^{21}
仙游	$li\dot{e}u^{52} ua^{21}$	$ni\ddot{u}^{224}$	ty^{332}	li^{21}

日母在莆仙片里的表现较复杂，在此不准备详谈。从 “箸” 和 “汝你、二” 的读音来看，莆田黄石的 “若” 是规则读音。实际调值 $[51]$ 也符合浊入的连读变调规律。比较：落雨下雨 $lo^{224-51} \dot{a}u^{21}$ 。从 “箸” 和 “二” 的读音来看，仙游的 “若” 应该是规则读音。“箸” 的 $[i\ddot{u}]$ 是受到了声母 $[n]$ 之影响的读音。比较：药 $i\dot{e}u^{224}$ 。实际调值 $[52]$ 也符合浊入的连读变调规律。比较：落雨下雨 $lo^{224-52} \dot{a}u^{21}$ 。莆仙片里问数量的 “若” 字韵母应该来自早期的 $*io^7$ ，与闽东片相同。

2.3 闽南片和琼文片³

闽南片潮汕小片潮州方言“多少”说“若□”[zieŋ⁴⁻²¹tsoi¹¹]，后字表示“多”。潮州方言“叶子”说“箬”[hieŋ⁴]，声母和“若”不相同。其实，在闽南片里日母既有[z dz]的表现也有[h]的表现。⁴试比较：日zik⁴；耳hi³⁵。可见，潮州方言的“若”和“箬”都是“而灼切”的规则读音。其他潮汕小片方言的情况大同小异。比如汕头方言“多少”说“若□”[zioŋ⁵⁻²tsoi³¹]，“叶子”说“箬”[hioŋ⁴]。

闽南片的其他方言和琼文片的“若”字发音都很特殊。比如，闽南片泉漳小片厦门方言“多少”说“若□”[lua¹¹tsue³³]，后字表示“多”。[lua¹¹]的[l]声母来自早期的[dz]。“叶子”则说“箬”[hioŋ⁵]，与“若”不一致。从“药”[ioŋ⁵]来看，“箬”[hioŋ⁵]是药韵的规则读音。[lua¹¹]这种读音在除潮汕小片以外的闽南片当中具有代表性。

李如龙（1999：282）和梅祖麟（1999：15）都认为“若”[lua¹¹]实为“若夥”的合音。这个推测是有可能的。陈章太、李如龙（1991：93）所记录的福鼎方言就使用这种形式，“多少”说“若夥□多”[ɿni ua²se²]。梅祖麟先生认为闽南片首先有“若夥”，然后在这个形式的基础上再加表示“多”的有音无字形成了“若夥□多”。不过，这个观点似乎不容易解释潮汕片的“若□多”，不得不假设闽南片当中存在两种表示“多少”的词，“若□多”和“若夥□多”（加底线表示合音）。此外，正如在上文 2.1 看到，问数量的“若”字读音往往是不规则的。所以，笔者认为厦门的[lua¹¹]也有可能是例外性语音演变的结果。[lua¹¹]的来历本文存疑。但这里面反正包含着“若”。

琼文片海口方言“多少”说“若□”[ua³³tsi²⁴]，后字也是“多”的意思，与厦门的[tsue³³]同源。在海口方言中，前字读作零声母，应该是弱化造成的脱落。这个方言中，[ua³³]也可以读[a³³]，连介音都脱落了。说明问数量用的“若”较为容易发生弱化。《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图 018 把这种形式标作“夥穉”。我们则认为是前字为“若”或“若夥”的弱化形式。

2.4 “若问数量”的地理分布

我们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图 018 “多少这个村有~人？”可以了解到问数量的“若问数量”只分布在沿海闽语，即闽东片、莆仙片、闽南片、雷州片以及琼文片。这种地理分布与表示“你”的“汝”（图 002）、表示“他”的“伊”（图 003）、表示“哪”的“底”（图 015）高度一致。这种分布具有什么样的闽语史和汉语史意义今后需要深入地研究。⁵

三 表示“哪”的“若”

闽语闽北片以及吴语瓯江片一般用“若”表示“哪”。下面写作“若哪”。本节主要

³ 由于雷州片的方言材料比较有限，在此不展开讨论。

⁴ 另外还有[n]的表现。在此不详谈。

⁵ 梅祖麟（1999）、梅祖麟（2002）和梅祖麟（2013）都是与汉语史（语法史、词汇史、音韵史）结合起来研究闽语史的尝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本文的研究思路亦如此。

讨论相当于“哪个”的词里的“哪”。

3.1 闽语闽北片

闽北片“哪个”说“若□一只”、“若个只”或“若只”。比如，松溪方言说“若□只”[nia⁴⁵ tɕi³³ tɕia²²⁴]。第二个字表示“一”。“若”[nia⁴⁵]是“而灼切”的规则读音。比较：勺tɕ^hia⁴⁵ | 削ɕia²²⁴。其他闽北片方言中的“若哪”字读音都是不规则读音，一般读作[ni²]。比如，建瓯方言说“若只”[ni⁴⁴ tsia²⁴]，浦城石陂方言说“若个只”[ni⁴⁵ ko⁵³ tɕia²¹⁴]，崇安方言说“若□只”[ni⁵⁵ tɕi⁵⁴ tɕia²¹⁴]。政和镇前方言则说“若(□)只”[na⁵² 阴平(tɕi⁴²) tɕia²¹³ ~ nai⁵²(tɕi⁴²) tɕia²¹³ ~ ni⁵²(tɕi⁴²) tɕia²¹³]。笔者认为松溪的“若哪”[nia⁴⁵]代表了闽北片最早期的读音，[ni²]是脱落了韵腹的弱化读音，镇前的[na⁵²]则是脱落了介音的弱化读音。只是，镇前[na⁵²]的阴平、又读[nai⁵²]的[ai]韵和阴平目前都不能解释。

3.2 龙岩万安镇及其周边地区的闽语

福建西部龙岩市万安镇及其周边地区有一些归属未详的闽语方言分布。根据 David Branner (2000) 的研究，这些方言也用“若哪”。以下是 David Branner (2000: 191-192) 所举的材料：

上杭县步云乡梨岭 若个哪个 niə² ka² ;
龙岩市万安镇梧宅 若□哪人=谁 ni² ɛsa | 若个哪个 ni² ka² | 若地哪里 ni² tɕi² ;
龙岩市万安镇松洋 若□哪人=谁 ni² ɛsa | 若个哪个 ni² ka² | 若□哪里 ni² tsia² ;
连城县赖源乡下村 若只哪个 n² tɕi² 。

从音值和词义来看，这些方言的“若哪”大概和闽北片的“若哪”有关，表示在山区闽语里“若哪”曾经分布得比现在更广。

3.3 吴语瓯江片

瓯江片温州方言“哪个”说“若个”[na²¹² kai⁰]。“若”[na²¹²]是“而灼切”的规则读音。比较：勺ja²¹² | 削ɕa³¹³。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图 015 “哪~个”同样的说法还广泛分布在瓯江片。比如，乐清方言说“若个”[na⁴⁴ kai³²]，苍南方言说“□个”[nau¹¹ kai⁴²]。苍南“□”[nau¹¹]是“若何”的合音。参北京大学 (2005: 565)。

3.4 岳阳柏祥方言的[nian¹¹]

赣语大通片岳阳柏祥方言“哪”说[nian¹¹ 阳去]。同属于赣语大通片通城方言“怎么”说“若样”。详见下文第六章。所以，岳阳柏祥方言里存在作为疑问代词的“若”是有可能的。不过，[nian¹¹]和“而灼切”不对应，尤其是鼻尾[n]难以解释。试比较：弱niu²² 阳入。因此，本文对岳阳柏祥的[nian¹¹]暂且存疑。

3.5 “若哪”的地理分布

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图 015，“若哪”只分布在闽语闽北片和吴语瓯江片。⁶而这两个地区被“底”和声母为[ts^h]等塞擦音的“哪”义词割断。比如，闽东片泰顺三魁方言“哪个”说“底个”[tɕi⁵³ kɕi⁵³]，吴语泰顺新山方言说“□个”[tɕ^hji⁴³⁵ kai⁴³⁵]。

⁶ 据胡松柏、胡德荣 (2013: 205)，客家话江西太源畬话“哪个”说[lo² kai⁴⁴]，该书写作“若个”。不过，太源畬话的白读层日母一般读作[n]，比如，“箬”和“弱”都读[nio²]。本文对太源畬话的疑问代词[lo²]的来源暂且存疑。

我们可以推测，闽北片的“若哪”和瓯江片的“若哪”原来是连续的。另外，从龙岩万安镇及其周边地区闽语的“若哪”还可以推测，在山区闽语里，“若哪”曾分布得比现在更广。由于目前福建山区方言的词汇材料不很丰富，难以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四 闽语里“若”字的读音和用法

本文第二章讨论了沿海闽语里问数量的“若”字。第三章则讨论了闽北片里表示“哪”的“若”字。在此，进一步讨论闽语中“若”字的读音。问题在于韵母。

从福州、福安、莆田、仙游、潮州等方言的读音来看，沿海闽语里“若问数量”的韵母应该追溯到早期的*ioʔ，而闽北片里“若哪”的韵母则来自像松溪方言那样的*ia。两种读音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音韵层次。试比较以下几个药韵开口字：

	上古音	厦门	松溪	政和镇前
雀	药部	tsiaʔ ³²	——	tɕia ⁴⁵
削	药部	siaʔ ³²	ɕia ²²³	ɬia ²¹³
勺	药部	siaʔ ⁵	tɕ ^h ia ⁴⁵	tɕ ^h ia ⁴⁵
药	药部	ioʔ ⁵	hio ⁴¹	io ⁴²
着澄母	铎部	tioʔ ⁵	tio ⁴⁵	tio ⁴⁵
若疑问词	铎部	lua ⁻¹¹	nia ⁴⁵	na ⁵²
箸叶子	铎部	hioʔ ⁵	nio ⁴¹	nio ⁴²

可以发现上古药部和铎部基本上还能区分。药部“雀、削、勺”的韵母与锡部（中古的锡韵）相同：

	上古音	厦门	松溪	政和镇前
壁	锡部	piaʔ ³²	pia ²²⁴	pia ²¹³
迹	锡部	tsiaʔ ³²	tɕia ²²⁴	tɕia ²¹³
隻	锡部	tsiaʔ ³²	tɕia ²²⁴	tɕia ²¹³

铎部“着澄母、箸叶子”的读音则与归入昔韵的铎部字相同：

	上古音	厦门	松溪	政和镇前
惜	铎部	sioʔ ³²	tɕ ^h io ²²⁴	tɕ ^h io ²¹³
席	铎部	ts ^h ioʔ ⁵	ɕio ⁴⁵	ɬio ⁴⁵
石	铎部	tsioʔ ⁵	tɕio ⁴⁵	tɕio ⁴⁵

可以归纳以下两条语音对应：

- (1) 药韵（<药部）“雀、削、勺” = 锡韵（<锡部）“壁、迹、隻”；
- (2) 药韵（<铎部）“着、箸” = 锡韵（<铎部）“惜、席、石”。

上古药部“药”是例外。“药”的表现在闽语中都与铎部“着澄母、箸叶子”相同。“药”可以说是不吉利的、老百姓忌讳的东西之一。这也许是造成例外读音的原因之一。

“若疑问词”也是例外。沿海闽语里“若问数量”的早期韵母是*ioʔ，合乎(2)。闽北片“若哪”的早期读音却与来自锡部的锡韵字相同。细音铎部字读[ioʔ io]韵符合上古音，

代表了闽语的固有读音。⁷那么，闽北片的“若哪”应该来自外方言，时间晚于沿海闽语里的“若问数量”。除了闽北片以外，吴语瓯江片也存在“若哪”，而且这两个地区原来是连续的。我们可以推测，闽语里“若”字的固有疑问代词用法是问数量，表示“哪”的用法晚于问数量的用法。

梅祖麟（1999：26）认为“若夥”的“若”来自中晚唐北方话。理由有二：（1）「若」字本身表示询问是新兴的用法，起源于南北朝末叶或唐初；（2）「若」是日母字，在闽语的中晚唐层次的演变是厦门、泉州l-；漳州、潮州dz-。参梅祖麟（1999：14、15）。关于（1）……关于（2），我们认为要分成两类，即（a）厦门、泉州l-；漳州、潮州dz-；福州n-，（b）厦门、泉州l-；漳州、潮州dz-；福州 零声母。（a）类的例字：二 厦门li³³ | 潮州zi¹¹ | 福州nei²⁴²；（b）类的例字：人 厦门lin²⁴ | 潮州ziŋ⁵⁵ | 福州iŋ⁵²。（b）类才属于梅祖麟先生所说“中晚唐层次”，（a）类则不一定属于“中晚唐层次”。其他鼻音声母亦如此。比如，明母“磨_{动词}”：厦门bua²⁴ | 潮州bua⁵⁵ | 福州muai⁵²。从福州的元音韵尾来看，闽语的“磨”字读音是早于中古音的读音，尽管厦门和潮州都失去了声母的鼻音成分。

五 表示“什么”的“若”

“若”还有表示“什么”的用法，分布在吴语金衢片及其周边的方言。下面写作“若什么”。

5.1 吴语金衢片

潘悟云（1995：104）曾指出：

若，日母，在许多地方读擦音，但温州读塞擦音dzia⁸，音同“着”。“如果是他”在温州说“若是渠”dzia⁸ zɿ⁴ gi²。“若”的塞擦音读法也出现于其他地区的吴语，如东阳“什么”说“若些”dzia⁸ ɕi⁵，“谁”说“若侬”dzia⁸ noŋ²。云和“若”读tɕia⁷，出现于“若事干”（什么事情）、“若依”（什么人）等语词。

我们认为潘悟云先生的这个推测是中肯的。金衢片里最明显的例子是金华汤溪方言和永康中山方言：

	若什么，作定语	若~讲：如果
金华汤溪	dzia ¹¹ ~ dzie ¹¹	dzia ¹¹ kuo ⁰
永康中山	dzia ¹⁴	dzia ³³ kaŋ ⁵⁴⁵

武义王宅方言“如果”说“若讲”[ziao³³ kaŋ⁴⁴⁵]，可以跟以上的形式比较。这个方言里“若”的声母用文读层的擦音[ʒ]。

“什么”和“如果”要以两个不同的词条来看待。而在这两个方言里这两个词条除调值以外同音（除金华汤溪的[dzie¹¹]以外），这种情况恐怕不是偶合。正如潘悟云（1995：104）所指出本字无疑都是“若”。

由于常用疑问代词，“若什么”也常常发生例外性语音演变，使得不容易看出真正的

⁷ 关于这个问题，参看黄典诚（1982：181）。

来源。

磐安方言“什么作定语”说[tʃia⁴³⁴]，声母读清音，与“节”同音。“如果”说[tʰo³³tʃia⁵²]，后字与“者”同音。虽然调值不能对应，但是与金华汤溪和永康中山的情况结合起来看，[tʃia⁴³⁴]是“若”，[tʰo³³tʃia⁵²]乃是“倘若”。磐安方言里发生的是“若”字的例外性清化。曹志耘等（2000）所记录的上丽片云和方言“什么”说[tʃa⁴⁴]。这是“若什么”的声母清化后，进一步脱落了介音的读音。

缙云方言“什么作定语”既说[dzia²¹⁴]也说[da²¹⁴]，都是“若”。这个方言“如果”说“若”[dzio³⁵]，与“若什么”不相同。“若”[da²¹⁴]是一种弱化读音。弱化所造成的塞音化和介音脱落较为常见。名词后缀“子”闽北片建瓯方言读作[tsie²¹]，浦城石陂方言则发生弱化读成[te⁰]了。金衢片东阳巍山方言“是”既读[dzi³⁵]也读[di³⁵]。后一读音当为一种弱化读音。

武义王宅方言“什么作定语”说[da³³la³³]。从缙云方言的读音来看，前字当为“若”。后字来源未详，大概是个衍音，因为作宾语的“什么”是“若西儿”[da³³çin⁵³]，⁸此处不出现[la³³]。浙江遂安方言都属于徽语严州片，与吴语金衢片接壤。遂安方言“什么”说[tʰa⁵⁵la⁰]，显然是[da³³la³³]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要讨论的是声母的音值问题。

在吴语中，日母白读鼻音，文读浊擦音。金衢片也不例外。比如，永康中山方言“肉”读[niu³²³]（白读），“褥”则读[ziu³²³]（文读）。但一般没有塞擦音的读音出现。上文已经指出了“若”要分成两个不同的词，而两个词都有[dʒ]或[dz]的表现。那么，我们可以只据此确定本字是“若”。郑张尚芳（2002：21）则指出，除了表示“如果”的“若”以外日母“绕线~起”也读[dʒie²]，为塞擦音声母。另外，温州方言的个别明母和疑母读塞音，如“盲”[ɛbie]，与“若、绕”平行。永康中山方言“密~~集：稻子种得很密”读作[bə³²³]，东阳巍山方言“蛇牛~”读作[bə⁵⁴]，“蝻蚌~”读作[bə⁰]，都是同一类的现象。可见，瓯江片和金衢片里存在古鼻音声母的非鼻化现象。

5.2 “若什么”和“若如果”

综上所述，吴语金衢片的多数方言使用“若什么”。从具体的读音来看，“若什么”和“若如果”无疑是在同一个时期进入金衢片的。在吴语瓯江片里“若”既表示“哪”也表示“如果”。不过，从具体的读音来看，“若哪”和“若如果”是在不同的时间进入瓯江片的，情况与金衢片不尽相同。⁹试比较：

	若哪个	若如果
瓯江片温州	na ²¹² kai ⁰ ~个	dʒa ²¹²
瓯江片苍南	nau ¹¹ kai ⁴² ~何个	dʒia ²¹³

5.3 “咋”

《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图 017 “什么”用“咋”字标写本章所讨论的“若什么”。根据该图，“咋”在江西、湖南等也有分布。比如，赣语吉茶片萍乡方言“什么”

⁸ 后字来自“东西儿”[noŋ²¹²çin⁵³]的后字。

⁹ 上丽片云和方言亦如此。“什么”说“若”[tʃa⁴⁴]，“如果”说“若讲”[ɲiaŋ²⁴kʰ⁵³~naŋ²⁴kʰ⁵³]。

说“咋个”[tsa¹¹ko¹]。“咋”的来源如何是今后的研究课题之一。本章的讨论以“若什么”和“若如果”之间读音的一致为基础。得不到这种语音对应时，恐怕难以阐明“咋”的来源。

六 表示“怎么”的“若”

“若”还有表示“怎么”的用法。下面必要时写作“若_{怎么}”。近代汉语用“若为”表示“怎么”。

吕叔湘(1985: 265)很早就指出:

若为的一系见于川东的朗格跟吴语的哪能、捺亨等(《现代吴语的研究》102): 这些未见得是直接出于若为, 因为不带作为义的动词, 但出于若(>哪)的一系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 苏州方言说“若□”[naŋ²³haŋ²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图019“怎么这个字~写?”, 这种说法集中分布在吴语太湖片(除甬江小片以外)。

由于至今为止尚未发现用“哪”表示“怎么”的北方方言,“哪能”、“捺亨”疑问代词的前字和“哪”之间大概没有直接继承关系,而各自独立地发生同样的不规则语音演变。

李如龙(1999: 283)则指出闽南片里问原因的疑问代词其实是“若”:

在泉州、厦门,问原因的“呐”本字也应是“若”,单用读阴入声(“若是”、“若无”的“若”读去声na⁶)。……闽南地区的“若”naŋ⁷还可以用于反问句。

值得注意的是闽南片表示“如果”的词。厦门方言说“若是”[nã¹¹阳平si³³]。¹⁰“若”的读音与“若_{怎么}”基本一致。

以上的“若_{怎么}”和“哪”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目前还不明白。

另外,闽语邵将片光泽寨里方言“怎么”也说“若”[ni⁴¹]。“怎么办”说“若办”[ni⁴¹p^han⁴⁵]。“若”字的韵母不合乎常例。此处参考了闽北片“若哪”的读音而判断其本字。从音值来看,光泽方言的“若_{怎么}”是没有经历过“哪”的阶段而直接来自“若”的。除了光泽寨里方言以外,还有少数汉语方言使用这种“若_{怎么}”:

赣语大通片湖北通城方言 若样nioŋ⁵⁵ioŋ³³~nioŋ⁵⁵nioŋ²²;

湘语娄邵片湖南新化方言 若□yo¹³li²¹;

湘语辰溆片湖南辰溪方言 若□zo³²⁴mu³¹;

西南官话湖广片湖南吉首方言 若zo³⁵~若个zo¹¹ko³⁵。

新化、辰溪、吉首都位于湖南而且分布得集中。新化和辰溪的“若_{怎么}”代表了保留介音i的情况下脱落了声母n的读音,吉首的“若_{怎么}”则代表了日母失去鼻音成分而变为[z]的读音。这两种读音与闽语和吴语里的“若问数量、哪、什么”的读音都不相同。

另外,客家话梅县方言“怎么”说“□般”[nioŋ⁵²pan⁴⁴]。前字也许是“若样”的

¹⁰ 北京大学(2005: 615)则认为本字是“如”。《集韵》去声简韵乃简切:“若也。”

合音。¹¹

七 结语

本文论述了闽语和吴语当中“若”字的四种疑问代词用法，即：问数量、哪、什么、怎么。我们从地理分布以及闽语里的韵母读音能够推测问数量的“若”代表了最古老的用法。在“若问数量”分布区的外周分布着“若哪”和“若什么”，应该代表了晚于“若问数量”的用法。从地理分布的角度“若哪”和“若什么”的先后难以决定。“哪”义词和“什么”义词之间的交替完全可能的，¹²所以词义恐怕也不能决定先后。

相关“若怎么”的情况还不清楚。有些西南官话“怎么”说“哪么”、“哪样”，一般都用多音节的形式。所以这些说法的“哪”并不一定表示“怎么”而就表示“哪”，特别是“哪样”的“哪”。表示“怎么”的“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方言材料来源

早期福州：陈泽平（2010）；古田杉洋：秋谷裕幸、陈泽平（2012）；宁德九都、寿宁南阳、莆田黄石、仙游、松溪、崇安、苍南吴语、泰顺新山、光泽寨里：秋谷裕幸调查；霞浦长春、福鼎白琳：秋谷裕幸（2010）；泰顺、苍南蛮话：秋谷裕幸（2005）；温州：郑张尚芳（2008）；潮州、厦门、建瓯、梅县、南昌、苏州：北京大学（2003）、北京大学（2005）；汕头：施其生（1997）；海口：陈鸿迈（1996）；浦城石陂、政和镇前：秋谷裕幸（2008）；乐清：蔡嵘调查；岳阳伯祥：李冬香（2007）；金华汤溪、永康中山、武义王宅、磐安、东阳巍山：曹志耘、秋谷裕幸（未刊稿）；云和：曹志耘等（2000）；缙云：吴越、楼兴娟（2012）；遂安：曹志耘（1996）；萍乡：魏钢强（1998）；通城：刘国斌、陈有恒（1991）；新化：罗昕如（1998）；辰溪：谢伯端（2000）；吉首：李启群（2002）。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王福堂修订 2003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1989年第二版，语文出版社。
- 2005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重排本），1995年第二版，语文出版社。
- Branner, David Prager 2000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ology: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n and Hakka*,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曹志耘 1996 《严州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
- 曹志耘（主编）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
-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赵日新 2000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
- 曹志耘、秋谷裕幸（主编）（未刊稿） 《吴语婺州方言研究》。

¹¹ 赣语南昌方言“怎么”说[loŋ⁴⁵]，当为“哪样”的合音。参看汪化云（2008：163-164）。

¹² 比如，日语“哪”说[dono]，“什么样”说[dono jo:]。

- 陈鸿迈 1996 《海口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陈泽平 2010 《19 世纪以来的福州方言——传教士福州土白文献之语言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 陈章太、李如龙 1991 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收录于《闽语研究》（语言出版社），58-138 页。
- 胡松柏、胡德荣 2013 《铅山太源畲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黄典诚 1982 闽南方言中上古音残余，《语言研究》1982 年第 2 期，172-187 页。
- 李冬香 2007 《岳阳柏祥方言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启群 2002 《吉首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
- 李如龙 1999 闽南方言的代词，收录于《代词》（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四辑，李如龙、张双庆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63-288 页。
- 刘国斌（编著）、陈有恒（审著）1991 《通城方言》，中国文史出版社。
- 罗昕如 1998 《新化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 吕叔湘 1947/1955 “这”“那”考源，《国文月刊》第 61 期，1947 年/收入《汉语语法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 吕叔湘著、江蓝生补 1985 《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
- 梅祖麟 1986 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读吕著《近代汉语指代词》，《中国语文》1986 年第 6 期，401-412 页。
- 1999 几个台湾闽南语常用虚词的来源，收录于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14, Edited by Pang-hsin Ting)*, 1-41 页。
- 2002 几个闽语虚词在文献上和方言中出现的年代，收录于《南北是非：汉语方言的差异与变化》（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语言组，何大安主编，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1-21 页。
- 2013 汉语方言里的三个指代词：「汝」、「渠他（佢）」、「许那」——再论鱼虞有别与现代方言，收录于《语言资讯和语言类型》（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郑秋豫主编，中央研究院），151-187 页。
- Norman, Jerry 1983 Some Ancient Chinese Dialect Words in the Min Dialects,《方言》1983 年第 3 期，202-211 页。
- 1988 福建政和话的支脂之三韵，《中国语文》1988 年第 1 期，40-43 页。
- 潘悟云 1995 温、处方言和闽语，《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一辑）·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00-121 页。
- 秋谷裕幸 2005 《浙南的闽东区方言》，《语言暨语言学》专刊甲种之十二，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 2008 《闽北区三县市方言研究》，《语言暨语言学》专刊甲种十二之二，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 2010 《闽东区福宁片四县市方言音韵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 2012 《班华字典——福安方言》音系初探，《方言》2012 年第 1 期，40-66 页。

- 秋谷裕幸、陈泽平 2012 《闽东区古田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 施其生 1997 《汕头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
- 汪化云 2008 《汉语方言代词论略》，巴蜀书社。
- 魏钢强 1998 《萍乡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吴越、楼兴娟 2012 《缙云县方言志》，中西书局。
- 谢伯端 2000 辰溪方言的代词，收录于《湖南方言的代词》（湖南方言语法系列之三）（伍云姬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66-297 页。
- 张永言 1960/1999 古典诗歌“语辞”研究的一些问题——评张相著《诗词曲语辞汇释》，收录于《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72-98 页。
- 郑张尚芳 2002 闽语与浙南吴语的深层联系，收录于《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丁邦新、张双庆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7-26 页。
- 2008 《温州方言志》，中华书局。